

群 众 演 唱 剧 本

成 市

婆媳修書

片頭音樂



北京寶文堂書店

內容說明

本書包括两个小戏曲：一是《婆媳修書》，写人民公社成立后，日子越过越美好，婆媳共同商議，写封信給毛主席，向他表示感谢；另一个是《鬧新房》，写一个青年妇女，在新婚之喜，当爱人和闹房的乡親們未來之前，她想了許多办法来对付闹房的人們，感情上經歷了种种变化，頗為幽默有趣。

这两出戏，都短小精悍，人物只有三个，适合业余剧团演唱。

婆媳修書

*

北京宝文堂書店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審刊出版監督委員會出字第064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统一書号：110070·473 3版7·000 開4-377×1092精1/83 印張 $\frac{8}{10}$

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31,000册

定价：7·10元

婆媳修書

丹軍

人 物：徐大娘——70多岁。

秀英——徐大娘的儿媳妇。

时 間：1958年底。

地 点：西南农村。

布 景：一間普通的农家堂屋，台左右各有門通內室。

幕 床：徐大娘笑嘻嘻地从右边門上。

徐大娘（唱）人民公社花一丛，
社会主义耀眼紅，
日子越过越紅火，
怎不叫人喜心中！

如今的社会呵，真叫人越过越爱，越想越甜，
睡着了都会笑醒。就拿我們这穷山坳來說吧：自从
办起了人民公社，我老婆子那天不是眉开眼笑的！
加入公社后，社管会分配我专门餵猪，还給安了个新
名詞，叫什么“四样圓”（饲养員）。是啊！手里見
天拿的潲瓢是圓的，提的潲桶是圓的，煮猪食的鍋

也是圓的，就連我們打猪草的背兜也是扁圓扁圓的，咋不是“四样圓”喲！昨天黨委書記老徐通知我，說是大家選我當了模範，要我今天進县城去開什么先進會。嘜呀，我哪點够資格當模範呀！要是我那兒子、媳婦，到還有几分格式。他們一年忙到頭，春忙播种秋忙收的。可是老徐說：“老嫂子，這就叫行行出狀元呵！”真想不到，我七老八十的人啦，還点了狀元！（唱）

七老八十点狀元，
喜得一夜沒合眼；
回來就同媳妇講，
這都是党的大恩典；
叫她代我寫封信，
家常話兒談一談，
帶給恩人毛主席，
表我一点小心思。

后台响起鑼鼓聲。有人喊：“徐大娘！徐大娘！時候不早囉，准备上路啦。”

徐大娘：「呵喲！你看我高興的連衣服也忘了換啦，這副样子去开会，哪个要得嘛！（向后台）等一下，我換件衣服就来。（从右邊門下。）

秀英（从左邊門上，唱）

婆婆當了养猪模範，
好叫我秀英喜連連。

我和春生商量好，
准备送她礼物一件：
扯了阴丹蓝布七尺半，
连夜赶做一件新衣衫；
紧赶慢赶才做完，
生怕误了欢送时间。

嘘！内房门还开着，幸好还没动身。（向内喊）娟！

娟！你快出来看，我给你拿啥好东西来啦。

徐大娘（上，已换了一件新衣服）啥东西？给娟看！

秀英（调皮地）你猜！

徐大娘我又不是得猴崽崽，等下还怕要叫我陪你“捉猫”哩，快拿过来！

秀英不！偏要你猜猜。

徐大娘（想了一想）是我叫你写的那封信不是？

秀英搖摇头。

徐大娘那我就猜不到了。

秀英（拿出衣服，唱）

听说娟娟当模范，
我和春生好喜欢，
扯了一段阴丹布，
给娟娟缝件新衣裳。

徐大娘呵哟！难怪左邻右舍都说你心眼灵巧，看你想的多周到。（唱）

用手接过新衣裳，

难为儿媳想得全，
布好难比你心好，
穿在身上暖在心间。

秀英 媚，你快试试！

徐大娘 好！（穿上新衣）正合身，我这成了里外新啦！
后台又传来锣鼓声。

徐大娘 人家欢送的又在催我了，秀英，快去把信拿来。

秀英 瞒啦！（旁唱）

昨夜就叫我写信，
直到现在没完篇，
这事咋个作交待？
只怪秀英手儿懒！（犹豫地）

媽！你看我真大意，忙着给媚做衣服，信写了一半
就丢下啦。

徐大娘 （马上不高兴起来。唱）

刚刚誇你心灵巧，
谁知你也想不全，
给媚送礼啥要紧，
你急的就象猴子吃了蒜。
天再高来地再厚，
难比党的大恩典；
共产党叫我们翻了身，
穷山沟成了幸福园，
毛主席给我们指了路，

日子过得金灿灿。
这高大的瓦房哪里来?
这满身的新衣是谁换?
这满屋的家具是谁给?
这满脸的光彩是谁添?
这满山的福苗是谁种?
这满坝的福田是谁灌?
还不是党的领导好,
还不是毛主席日夜盘算;
指望托你代代笔,
谁知竟辜负我一片心愿。

秀英 媚：看把你急的，信我已经写好了。

徐大娘（回嗔作喜）你这个鬼女子呀！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好端端的把老娘逗着玩；既然早写好了，为啥还不拿来？

秀英 不！你又听错了，我是才写好的。

徐大娘 你呀，撒谎！刚才我两娘母面对面在说话，你又拿哪只手写的？

秀英 媚：真的是刚才写好的，你听我讲嘛。（唱）
 媽媽昨夜叫我写信，
 一下笔千言万语写不完，
 为赶着缝新衣，
 把写信的事丢在一边。
 后来再想重头写，

哪知越写越困难。
党的恩情深似海，
毛主席恩德重如山，
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起，
好叫我秀英作了难。
刚才听娘一席话，
句句话儿出自心尖，
珍珠出土颗颗贵，
写它十封也不难。
妈妈放心前面走，
我马上抄好来追赶……

后台锣鼓声大作，有人高喊：“徐大娘！收拾好了没得？集合走啰。”

徐大娘（向后台）来囉来囉！（转向秀英）算你嘴巴会说，我就先走一步啦。（走至门边，又回身嘱咐）字要写工正点，不要拣了秤盘掉了砣，少个勾勾，差个点点的，叫毛主席他老人家看起费眼力。

秀英（打趣地）嗳呀！这就难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我是才摘掉文盲帽子的，才不会多心呢。

徐大娘 那你就该胡画八画的啦！都是媽惯了你，专会对咀。

秀英（笑得直不起腰来，连连摇徐大娘）你快走吧，看回头赶不上队伍了。你看！红旗都绕出村口啦。（推着徐大娘下。）

——幕落

鬧新房

李文貴

人 物：翠花——女，20岁。妇女队长，共青团员。

布 景：一間布置得很美丽、朴素、崭新的新房。房內陳設有方桌、热水瓶及各种用具，墙上挂着彩画和毛主席像。

幕 序：翠花一人在屋內，观赏着彩画，打量着新房。若有所思而又害羞的样子。

翠 花 今天是我和新民哥大喜的日子，社里給我們兩天假。新民哥真有办法，你看他把个新房布置得多好呵！（唱）

房儿布置的很时样，

整齐朴素又大方，

新箱新被床头放，

暖水瓶旁边摆鏡框。

一张张彩画貼墙上，

这一张画的是“丰收忙”；

正当中貼的领袖象，

两面又貼“大炼鋼”；

那稀罕一棵白菜很粗壮，

娃娃們繞着白菜“捉迷藏”；

姐妹們和我开玩笑，
还貼上織女配牛郎。（笑）

依我看，我那新民哥最近还学会开拖拉机，你牛郎
只会个“牛耕田”，你比得上嗎？（唱）

你牛郎只会用牛去耕地，
新民哥他会开动拖拉机。

今夜晚我們俩把喜事办，
不由我越思越想越欢喜。

是呀！今晚是我们結婚的头一个晚夕，真叫人高
兴，只是一会儿那些調皮鬼要来鬧新房，这些人很
难纏，說呀笑呀，逗呀鬧呀，看我今晚可怎么下
台！（唱）

青年人都是調皮鬼，
逗逗鬧鬧你难脫身，
平时我也爱說笑，
嘻嘻哈哈要別人。
今夜晚我縱有千條計，
躲不过人家鬧新婚。
我翠花該怎样安排作准备，
急得我心中无主乱紛紛。
当新娘要尝鬧滋味，
眼看得逗逗鬧鬧就来临。

哎呀！一会儿他們都来了，鬧我这个新娘子，这咋
办呀！我已往也是个鬧房的专家，不論誰結婚，总

要鬧他个七进八出，今天輪到我了，这个味道也怪不好受的。这总得想个办法对付才好呀！（神往地）我看这么办吧：你越害怕他們鬧，他才越鬧的凶，最好的办法，还是他說你也說，他鬧你也鬧，反正总要鬧一下，叫他們鬧的热热闹鬧的，来一个不欢不散。好吧，你們來鬧吧；可要知道我这个新娘子也是不好惹的。（注意四周，想裝个什么样子，忽然想起）唉！这才怪了，怎么我一个人在屋里，还有一个人呢？怎么一会儿就把一个人沒了，不知道溜到那去了。新民哥！新民哥！（听，无人应）哎呀，走时也不說一声，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想談个閑話也沒个人。我說好个新民哥，你这就不是了。（唱）

今天是我們新婚夜，
新房內怎能沒有新郎，
眼看着鬧房的就來到，
急得我心慌意亂无主张。

我可說新民哥，你究竟干啥去了，还不回来？（沉思）咦，这是怎么回事，新郎公不見了，鬧新房的咋也沒來一个呢？不会，青年人那有不鬧新媳妇的，可是又不見來，这就怪了，甭忙，待我悄悄在外面看看，到底是个啥原因。（輕步地走出門外細看遠處）哎呀，那儿鬧鬧嚷嚷的有一伙人正朝这儿走呢，他們准是來鬧房的。娘說不怕，心里总是有些胆怯，这咋办呢？（退進屋裏有些惊慌）待我來麻起来吧！屋子只

是这么点儿大，藏到箱子哩？不行，箱子小装不下。床底下宽，藏到这底下很好。(欲藏)还是不行，他们来了，不見新娘子；一定要找，三找两找在床底下拉出来那才不好看哩！把那些背时鬼的牙都要笑掉，那才是个天大的笑柄。干脆，把门一关，来他个谢绝拜访。(关门)这越发要不的，那一群小伙子来了，不得进门，就鬼呀似的，哇哇哇的乱吼叫，一定要说，到底是新婚之夜，这么早俩口子就睡觉了，那才羞死人。……管他的，来你们就来吧！未必新娘儿就不敢见人了。(开门又听外面动静)唉！今晚上撞到鬼了，刚才看到他们来了吗？咋不見人，待我到外面仔细看看。(走出门外走得比第一次远些。)

内大喊：“小伙子们加油干！”

翠花 哟呀，那儿灯火亮堂堂的，大家都在忙什么呢？噢，准是新仓库造好了，大家突击把新收下的谷子挑到新仓库去。哎！我说大伙怎么不来闹房呢，原来都去突击运粮去了，新民哥一定也在里面。(唱)

人說新民哥是英雄汉，
这个美名不虚传，
新婚之夜还去劳动，
怎不叫我心喜欢。

他们都去挑粮食去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多不好，好

个新民哥，你去挑粮食为什么不叫我一块去呢？

(唱)

他虽是个生产能手，

我也不比他差毫分，

他不該一人偷偷地去劳动，

把我看成了落后的人。

不，也許他是照顧我，怕我累着，所以不叫我，好讓我好好休息。新民哥你虽然是好意，可我才不愿领你这个好人情呢！对，我也去，我去和他們一起干，大伙儿說說笑笑的，有多热闹呵，比我一个人在这强得多。(欲走又止)哎呀，去不得，新民哥在那里，我再一去，不是正好送上门去给他们闹吗？那才不得安生了呢！对，还是不去了。(刚坐下，又站起)哎呀，这实在不行，大家都在干活，我不能坐在家里。

(唱)

旧仓库的粮食装不下，

因此上社里盖新房。

方才听见广播喊，

突击运粮很紧张。

夏收的粮食千万担，

旧仓满了装新仓。

我是妇女队里的一队长，

豈能袖手旁观作新娘。

要去要去我要去，

立逼馬上換衣裳。

对，换了衣裳去挑粮」（換衣出門，唱）

走出門来用目望，

忽听得人声嘈杂鬧嚷嚷。

咦，他們怎么不挑啦？

群众声：“任务完成了，鬧新房去！”“新民，你想溜掉啊，那可不行！”

翠英 哎呀！糟糕，这下他們可真的来了，这可怎么好呢！（急忙进屋，一会儿走到鏡子前望望头发，一会儿拉拉衣服，坐立不安。）

后台群众声由远而近。

翠英（唱）耳听得門儿外人声嚷嚷，
今夜晚躲不过要鬧新房。

——劇終